

## 博友cool图

感受母亲河  
晋陕峡谷行

徐耀图 / 文

从中原大地,向西,向东,唯少人向北。向北是什么?旅人视为艰险畏途的千里黄河大峡谷。由晋、陕、蒙交界的老牛湾始,至山西河津禹门口止,长七百余公里,落差六百米,两岸绝壁耸立百米以上,深谷河流,时而婉转曲折,时而咆哮奔腾。沿黄河群山漫漫,山高沟深,在今日交通发达的状况下,仍让人感觉道路艰难,何况古时只有徒步、骑马呢?然而,美景常在,人迹罕至处,这千里晋陕峡谷端的是气象万千。

壶口瀑布蜚声中外,其壮美雄浑独一无二——万千黄水收于一口,温和的河流突然变得怒发冲冠,自此而下河床狭窄,深不可测,急急向南。壶口瀑布山西一侧是吉县,陕西一侧是宜川,两边均可观看。滔滔黄水从偏向山西一侧的峭壁上冲下,撞击陕西一侧的崖壁,激起千重雾霭,彩虹弯于黄水之上,多了些绮丽。看多了其他银河泻落般的瀑布白练,再看壶口瀑布,若有羊肚子毛巾裹头的陕北汉子吼一声信天游,那真是无以复加的苍凉寥落,北方文化的根源显露殆尽。

(http://blog.sciencenet.cn/u/ICF2009)

## 书生e见

出外业回来,一边整理东西一边想,我的稿子该有消息了吧。想时迟,那时快,手机“咕咚”地响了一声,是邮件。打开一看,晃眼的“Accept”字样,后面写的什么,视而不读,其实还有差不多一页的审稿意见。

那篇文章讲了一个发生在五年时间里的生态故事,那期间我拿到了博士学位。文章的初稿写了一年的时间,因为我从小学俄语,英语水平仅限于阅读文献,只能硬着头皮写。初稿写好后大言不惭地投给了 Ecology,那叫一个自信满满。结果被礼貌地拒稿,编辑建议将稿子投给 ESA 旗下的另一个新办的杂志。我一查,那杂志不是万恶的 SCI 啊,那还不如直接写中文了呢。没办法,按事先想好的投稿顺序,转投 PlosOne 吧,评估制度需要用个丑陋的 IF 来证明自己。很快,编辑直接拒稿,理由是我的格式不对,我把 Results 写在了 Methods 的前面,编辑认为无法理解。虽然现在我明白问题的所在,但当时很委屈,我明明是按着他们已

## 网罗天下

“半研究生”,指已身处研究生学习阶段但不从事科学研究的一类学生。他们头顶研究生光环,但却与真正的科学研究绝缘。说得通俗一点,他们是类似于研究者的学生,即“类研究生”。

“半研究生”这一称谓的出现,与研究生扩招过快过猛有直接关联。缺少了科学研究的千锤百炼,仅仅多延续了三年的学校生活,加上高校实施的宽进宽出的研究生政策,使得硕士学位的成色一落千丈,导致的严重后果是就业形势比本科毕业生生和职校生更加严峻。

“半研究生”群体大量涌现,缘于学生对于高学历过度看重。学生未意识到“学历通货膨胀”的危害性正在加重,在不了解当下研究生教育真实背景的情况下,一头扎进考(保)研大军的洪流之中,发现势头不对还来不及求救时,就已沉入深深的湖底;另一方面缘于高校的不负责任和导师的无可奈何。学校为确保扩招任务的完成和校园稳定的维持,持续降低进出两端门槛,导致研究生瞄准学校的“死穴”肆意妄为,进而拉低了研

## 珉学人



进入图书馆必须经过的走廊

## 学术文章也可以讲故事

戎可

发表文章排的版。但是,科学编辑差不多十页纸的审稿意见让我很安慰,这一点确实比很多中文期刊要做得好得多。依着那十页纸的意见,第一次修改初稿,同时请编辑公司修改英文,又写了堪比文章长度的 rebuttal letter,重投 PlosOne。还好,顺利进入审稿程序。两个月后 Major Revision,又是十几页的审稿意见。花一个月修改,增补了一年的数据。两个月后又是带着十几页审稿意见的 Major Revision。又花一个月修改,两个月后 Minor Revision,再用一个月修回。修回的第二天,被要求补充有关动物伦理的“ethics statement”,颇费脑筋。很好,一周后得到了现在这个结果。

说几句感想吧。

除了语言,中文文章和英文文章没有本质区别,用英文写有更多人看而已。学术文章和其他文章也没有本质区别,都是讲一个完整的故事而已。某种程度上,由于学术文章的八股格式,甚至可能更好写。关键的关键在于,你要有一个好故事和一颗愿意讲故事的心。至于 SCI,那毕竟代表了影响力靠前的英文杂志,有更广泛的阅读面,如果你的故事需要更多的人知晓,那的确是个好的也是必然的选择。所以没有什么必要不停地攻击 SCI“万恶”。另一方面,如果研究的只是需要中国人知道的东西,就不必非得 SCI。成人故事是成

人故事,童话是童话,各自该有各自的渠道,道理就是那么简单。

PlosOne 似乎也没传说中的那么邪恶,审稿严格,流程清晰,一丝不苟。科学编辑和审稿人事无巨细的审稿意见让人印象深刻,确实在这一次的修改过程中学到了很多。当然,我是第一次发表英文文章,除了 Ecology 的编辑,并没有接触过其他杂志,不知道更多的情况。我的感觉,只要是认真做的结果,在正直的审稿人手里,他更愿意帮助你获得的将传播出去,这是读书人共同的责任,非常值得自己在未来的审稿中学习。

有时候想想很无聊,现实的生活里,我已经完全背离了儿时的梦想,此生不大可能成为那时想象的科学家了。但是既入了这一行,努力将自己扳回到正道上,按规矩做好手头的工作,也许是最好的选择。

(http://blog.sciencenet.cn/u/squirrelroco)

## 半研究生

王进

研究生的整体培养质量;而导师面对涌入的大量学生,只能疲于应付,哪里还有精力和条件进行精雕细琢?因此,怎敢奢谈保障培养质量呢?

“半研究生”是一群令人纠结的学生。他们中有把混学位作为唯一目的的学生;也有怀抱科学理想者,期望历练自己。尽管目标各异,但他们却拥有共同之处:三年的求学基本上与真正的科学研究毫不沾边。前者是因为自身无此追求;后者则是因为导师的无能 and 自身的无奈,使这些本有远大志向的人,却在不良学术环境的裹挟下慢慢沉沦。

除上述两种极端例子外,最为常见的“半研究生”是“科研打工仔”。导师因为手上项目众多而离不开他们,导师同样因为事务繁杂难以对

他们加以悉心指导,大多采用由高年级学生培养低年级学生,项目的完成基本上依靠学生的群体智慧或者个别学生的灵光乍现。当然,“半研究生”大多处理的是导师的横向项目,成果的产生大多基于流程化的工作步骤,需要大量人力、时间,无须在科研创新上有太大突破,按部就班地交出规定成果即可。可想而知,很多“半研究生”三年期间完成了很多的科研工作量,但在学术境界和研究认知上几乎没有太多提高。一句话,只做了长久的“匠人”,永远无法升级为“将才”。

当然,有些“半研究生”并不缺少导师的指导和期盼,也具备能力作出优秀的科研成果,但是面对外部社会的浮躁和现实生活压力,学生只好

选择将研究成果草草了事,只求对导师有最基本的交代,根本无心于研究成果的精益求精和持续升华。遇到此类情况,导师自是无奈,学生也就在逃离中不知不觉变为“半研究生”了。

“半研究生”一只脚踏入研究生行列,一只脚却永远留在科学研究之外,这种“痛苦”,外人难以感同身受。对“半研究生”而言,更令人尴尬的是:其父母一厢情愿地以为孩子进入研究生层次自然会在提升自我的道路上飞奔;用人企业越来越以怀疑和挑剔的眼光审视硕士学位的含金量,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常使人午夜惊醒;而导师则越来越“势利”,只会将关注和教导馈赠给那些潜力巨大者或绩效卓越者,这类选择式指导足以令人郁结于心。或许唯一让他们感到欣慰的是,终归还是拥有了一张研究生学历证书。只是,倘若没有真材实料,“半研究生”的未来较之大学毕业生更不容乐观,因为“假的”真证书更令人沮丧和气馁。

(http://blog.sciencenet.cn/u/csrwangjin2)

## 走廊:追忆陈省身先生的足迹

杨正钊 图 / 文

而成。2005年8月之前,数学图书馆一直在这里运行。这是华北地区最大的数学图书馆。

进入南开数学图书馆(老馆),要经过一个半露天的走廊。这是陈省身先生走过的地方。走廊的尽头,是图书馆的入口。上面至今悬挂着陈省身先生1991年冬天题写的“逸夫馆”匾额。进入逸夫馆,一层就是当年图书馆的阅览室。

我虽然不是学数学专业的,但数学却是少不了的。建馆初期,我曾多次来阅览室查阅资料。在逸夫馆的阅览室里,我曾经两次近距离目睹陈省身先生的风采。最后那次大约不到两米,今天还记得陈省身先生的浙江口音:“把那先生的画像挂在这里……”其余的我没听懂。尽管先生说话时是背对我的,但他走到那个位置的过程我仍是记忆犹新。另一目目睹陈先生,是先生离开时邀请工作人员合影留念——平易近人,热情的形象。

转眼20多年!2004年11月2日命名的陈省身馆(29552 Chem)已两次回归,国际数学联盟和陈省身基金会合作设立的陈省身奖已经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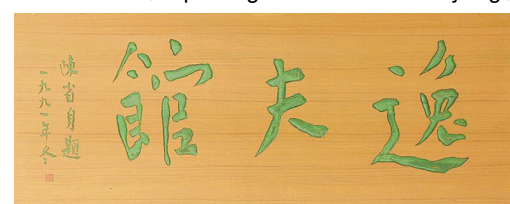
(2009年6月1日)。

今天,站在陈省身先生走过的走廊,仿佛看到了先生留下的深深脚印,仿佛看到先生深邃的足迹,仿佛看到了先生为实现中国数学强国梦而鞠躬尽瘁的身影。

1972年秋陈先生在《回国》一诗中写道:“飘零纸笔过一生,世誉犹如春梦痕。喜看家国成乐土,廿一世纪国无伦。”

中国何时才能成为一个数学大国?陈先生的回答:“假以时日。”

(http://blog.sciencenet.cn/u/zlyang)



陈先生1991年冬月手书牌匾“逸夫馆”。

## 视点

## 戈登归来话戈登

余昕

戈登会议是我喜欢的学术会议。

戈登会议的前身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 Neil E. Gordon 教授举办的暑期化学研讨会,始于上世纪20年代末,自1931年始改称 Summer Research Conference,是为第一届戈登会议。因研讨会有效地激发了学者之间的交流和讨论,很受好评。次年暑期,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共举办了5个这样的会议。1934年,会议被搬到马里兰州 Chesapeake 海湾的 Gibson 岛上举行。1938年,戈登教授说服了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全权负责戈登会议的管理,并亲自出任总负责,戈登会议遂成星火燎原之势。截至2006年戈登会议75周年的时候,已经举办了5500个涵盖许多学科和领域的高质量学术会议。

最早听说戈登会议,是研究生时从系里的一位教授那里。有一年教授带我们几个学生去新罕布什尔州的山里问秋,一路美景一路谈兴。教授告诉我们,每年夏天会有许多戈登会议在这一带的山里举行,那是他最喜欢的一个学术会议,你们将来要争取开这个会。

新罕布什尔州和马萨诸塞州等其他位于美国东北部的六个州,被早期来自英格兰的移民称为新英格兰。美国独立后,这个称谓就一直保留了下来。我常常喜欢把新英格兰和皖南浙西赣东一带作比,既有山明水秀的自然风光,又有着丰厚的人文底蕴,堪称是钟灵毓秀之地。戈登会议选在这样的地方举办,可以让学者们稍稍远离尘世的喧嚣,钟情于山水,专注于学术。

我的研究领域因为比较年轻,直到2000年才有自己的戈登会议。但那时家里小朋友尚年幼,暑假的时候更是脱不开身,故而前几届都错过了。直到2008年,会议主席邀请我去做一个专题的主持人,便受宠若惊地答应了下来。接下来的那届我又应邀作了个学术报告,很是喜欢会议上的讨论氛围,从此戈登会议便成了我最喜欢的学术会议,也极力推荐组里的学生和博士后参加。

依我看,戈登会议质量之高,并不全反映在它有着若干诺贝尔奖得主或大腕儿的参与,更在于参会者对学术的热忱与专注。

现代学科分工之细,即便是在同一个领域,也常常会让人有隔行如隔山之叹。许多专题报告,若是不花一番盘问的功夫,连管中窥豹都做不到。然而,看着功成名就的老爷爷们,对于他们所不熟悉的课题和技术,仍流露出巨大的好奇心,你不由得会被他们的热忱所感染。而许多的灵感与想法,便从这些无碍的交流中产生,这不正是做学术的快乐之处吗?

今年的戈登会议,我主持了一个关于心脏磁共振的专题讨论。按规定,主持人需作一个简短的开场白,我想了一个晚上,决定这样来介绍三位报告人的工作:20多年前当我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选择研究方向时,我常常听到这样的讨论:心脏磁共振是不是值得做?那时的磁共振成像效率极低且造价昂贵,完全没有能力和超声成像去抗衡。然而20年后的今天,没有人再问这样的问题了,心脏磁共振在许多方面已经成了 gold standard,今天人们关心的问题是:心脏磁共振还能再做什么?

的确,今年三位报告人的工作涵盖了从细胞代谢到动脉血流,从基础到临床的众多应用。这一切都发生在短短的20年间,也让那些一直在责难科研不过是烧钱活动的人哑口。不过我更想说而未说出的,是一切并非是人们追求有用的结果,不倦的好奇心和从不气馁的韧劲,才是众多发明发现的驱动力。

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人们喜欢争论科研的有用无用。不能否认,科研是一项高投入低产出的事业,许多成功和有用,无一不是建筑在更多的失败和无用之上的。我想对于作决策的人,掌握好“有用”与“无用”之间的平衡,做到既能避免资源上的浪费,又不至于因过于功利而贻误更重大发现的契机,是一件不易的事情。而我之所以喜欢戈登会议,是因为喜欢人们在讨论问题时表现出的不计功利的好奇心,和科研人应有的严谨审慎的批判精神。

会议结束的那天晚上,人们在校园中点起了篝火,还有人拿出了吉他。我因为第二天要起大早赶回波士顿去搭飞机,提前回宿舍了。篝火晚会就在宿舍的窗外,我一边整理着衣物,一边听着年轻人的弹唱,似乎是很古老的民谣,在静静的夜色中低回盘旋,一直到深夜我熄灯和衣睡下,都没有散去。

我忽然想起我上一次听人在午夜弹唱,是在一个广场上,一晃,已是二十多年了。(http://blog.sciencenet.cn/u/xinyumri)